



## 作家方方：抗疫日记——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

---

2020年02月04日 10:11 分类：[时事](#) 阅读： 评论：0

初十（2月3日）。又一个阳光明亮的日子。昨天以为会继续下雨，但今天却突然晴好。求医的人，或许会因这阳光，多一点温暖。尽管他们很多是感染者，带着病毒四处求生。谁都知道，所有的他们都不愿意这样，但为了活下去，他们不得不这样。他们没有其他路可走。他们内心的寒，当比这冬季的寒更深更重吧？所以，我还是希望他们在奔波的路上少受一点罪。病床轮不到他们，但阳光还是可以普照得到。

没起床即看手机。最先看到的成都地震信息。地震有惊无险，段子则让人笑喷。有一则是：“武汉在成都的两万个人全部找到。因为刚才地震惊慌失措跑到大街上的肯定是武汉人，成都人都在屋里头烫脚。”实在让人隐忍不住笑出声来。相信成都的段子手让武汉人今早多出个“开心一刻”。我想，比武汉人更能搞笑的大概就算四川人了。谢谢那些段子手。

网上有些视频，我已不敢再看。实在很难过。但是我们理智下来，明白自己不能只是难过。逝

者已矣，生者如斯。只惟愿我们能记忆：记住这些不知名的人，记住这些枉死者，记住这些悲伤的日夜，记住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个本该欢乐的春节中断了人生。只要我们尚且偷生在世，我们就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一个个用停尸袋装走的人们——那些和我们一起共同建设共同享受过武汉的人们！

今天看到一个武汉的宣传片，拍得不错。将武汉这座城市的空旷和安静，形容为“按了暂停键”。是呀，武汉只是暂停，但那些装在运尸袋里的人，却是完结。唉，火葬场的工人从未像现在这样辛苦。但他们说，大家还是关注医生吧，他们是管活人的。

下午，我即向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了解近况。他正在一线。插空回答我的提问。我们聊得很杂，概括起来有几点。一是，武汉现在绝不容乐观，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医疗用品处于“紧平衡”状态。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按字面理解，大概就是紧张，但也刚够吧。医生说，够用两三天。二是，基层医院相当艰难。本来基层医院条件也差些，受关注度小，医疗资源少。医生朋友说，你帮着呼吁一下，请大家多多关心和援助基层医院。不过，他又说，基层的地方政府、社区及村庄，隔离措施很得力，比武汉做得好多了。第三便是，把发烧的疑似的病人交给社区，是不合适的。社区缺乏专业知识也缺乏防护用品，他们怎么管得了呢？何况社区的人们自身也害怕，他们解决不了问题。我想，是的，这个错误的决定，导致武汉感染人群仍在扩大，而且一感染便是全家。第四是所有医院的医生都很忙，其他科室也都抽调到一线。但现在治疗的还是存量，而每天确诊和疑似的人数在飙升（即还顾不上治疗新发病的人？我没敢问）。第五，医生朋友估计最终感染人数会是个很恐怖的数字。他用很肯定地语言说：“只有把那些该住院的全部住院，该隔离的全部隔离，疫情才能控制。”说来说去，这是唯一的办法。从今天的一系列举措来看，政府似乎终于意识到这点。

疫情来了，从它初发及至扩散再至疯狂，我们的应对则从错误到延误到失误。我们没能绕到病毒前面拦截住它，却一直跟在它的后面追赶，尽管我们付出如此规模的代价。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思路并不对症，那么多可参照的前例，为什么不跟着学呢？直接抄个作业也可以呀？可能我的想法太简单吧。

今天还有个视频，是一家人过桥。桥这边是重庆，过了桥是贵州。夫妇俩带着一个或两个孩子（没看清）。男人是重庆的，女人是贵州的。车出重庆，过桥即贵州界。结果，贵州不让男人进，说贵州女人可以回家，但重庆男人不能进来。男人只好驱车返回。而重庆这边说，你们已经出了重庆，男人可以回家，但女人不能进来。开车的男人说，前面不让去，后面不让回，难道我在桥上生活？这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视频。我曾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武昌城》，写的是武昌被北伐军围城一个月的事（多巧呀，我自己也被封在了武昌城里）。围城过程中，武昌城内人饿死病死无数。汉口汉阳人多方营救，终于与两军达成协议：给出三天时间，让老百姓出城就食。围城方不攻击，守城方给放行。那是1926年的事。两军作战，敌对双方尚且可以协商，而今天，又不是什么天塌的事，怎么就不能通融？办法多的是呀！后来小伙子到底是返回重庆还是前往了贵州，我就知道了。

唉，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这几天，很多人写这个。

推荐 121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

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